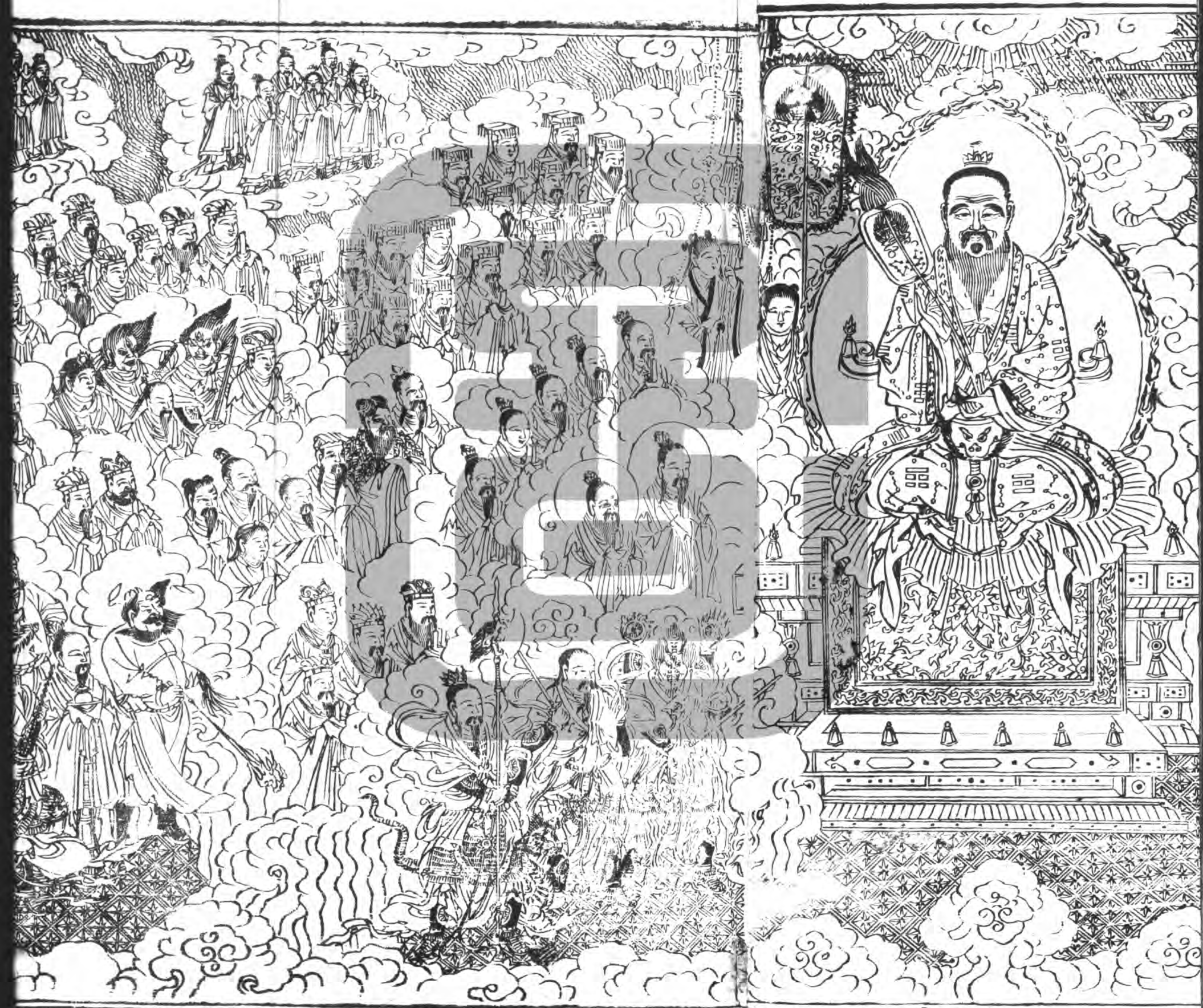


弘道錄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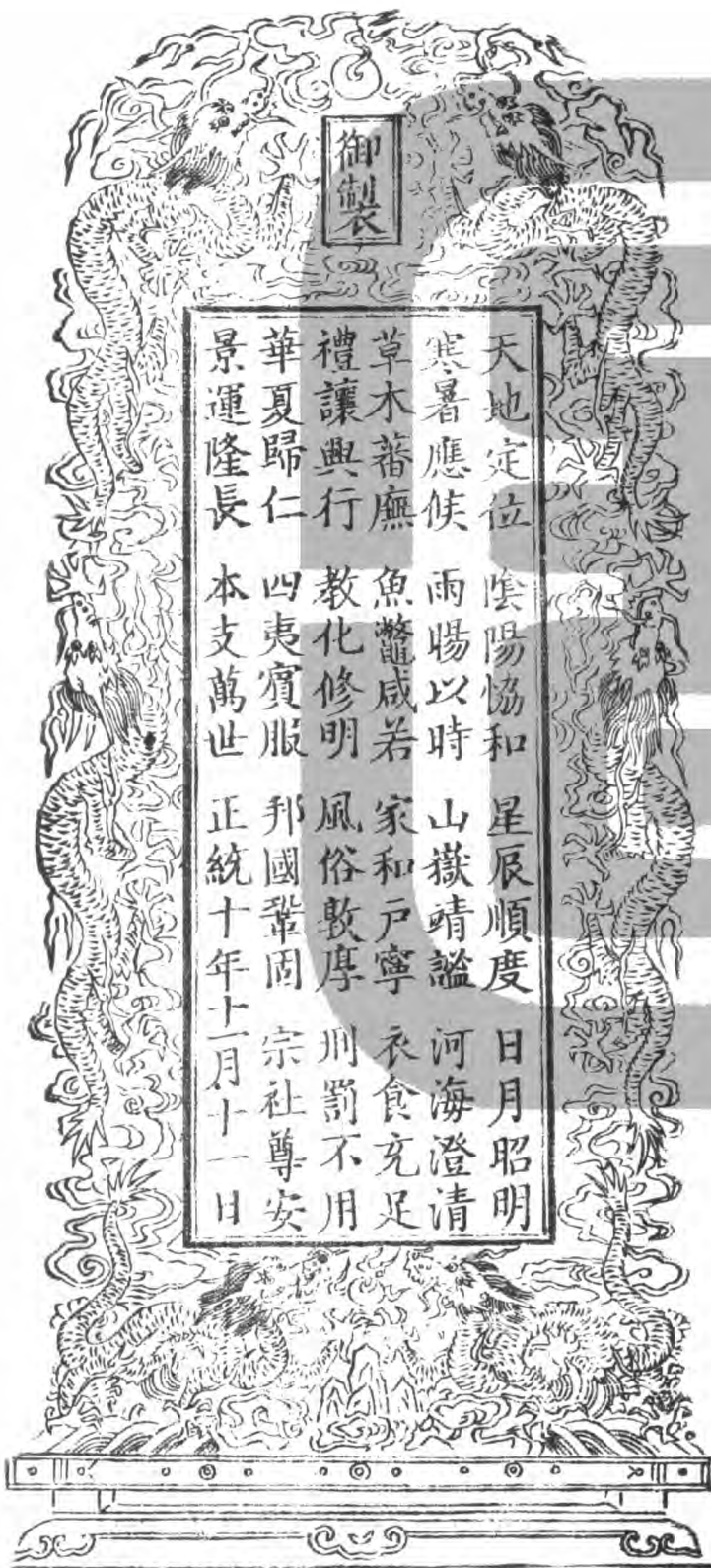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庶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月十一日	



2 3
应為卷8
卷15

弘道錄卷之九

府一

仁

昆弟之仁

在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府一

一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

錄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
也謂此二朝有此十六人又謂之十六
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
或者不知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
何其壽而高辛之八子豈皆堯之庶弟
與觀者詳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
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錄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
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

且誓母于城穎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詛無
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又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於傲弟
必不能格于頑嚚之心矣

詩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
祿無喪奄有四方

錄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釋之者曰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今觀詩人之詞

府一

二

曰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
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
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
乎如此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無俟隱
微之一言而自明也

小雅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
第宜兄宜弟合德壽豈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錄曰二詩措詞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於淮

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
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
招亡納叛所謀紛紜疊出祇以速其亂亡
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猜忌之間而已哉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

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直
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錄曰或問曰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

府一

三

及乎愚應之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
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
者後必以人間之以心圖之萬有不齊也
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
以收後世之効後人之於兄弟假義以興

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異而
召亂亦在乎其中矣

周書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
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

廖武王既喪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為詩以貽王曰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錄曰王與叔雖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

之則皆同也王死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瞑眩之與悖亂雖有親踈遠近之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子豫則民罔不祗驚子逋則民罔不侮然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斨聖人宜有異心

府一

四

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則皆然也

又曰貽者流傳致達之稱流言之起茫昧無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苟且而言懿親愀然無愁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仁者不如是也今觀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設使五尺之童聽之豈不知鴟鴞之惡不可逭而拮据之苦為可信哉此其感人之切奚翅忠誠懇至其於屬詞比事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豈無由而致之乎

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鄉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宣子請

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感於姬之請嫡乎
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亡然則

府一

五

旄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貴於
有子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
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
起也起與田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背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大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
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
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

寡人為賢德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
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
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
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
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

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為知人
公羊以為首禍將何所拆衷乎夫堯薦舜
舜薦禹既聽命於天矣而朝覲訟獄謳歌
未嘗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與啓則又不

府

六

然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
君之予也蓋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
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萬世而無弊穆宣
夷馮之事出於好樂之情爾我之私耳此
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

趙普之可恨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
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

宋桓公疾六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
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
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紊矣
所以卒致篡弑之禍目夷固請以立茲父
兄弟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

何必飾讓以為義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
死子繼者萬世之常也兄終弟及者一時
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

府一

七

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盡室奔莒
以從已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為文伯文
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嫡立庶而乃有穀與難

之讓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廐
埋之難者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
之殺般及閔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然則
雖欲不死烏得而不死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脩學好古實事求

是從民得善書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以金
帛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
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
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
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
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
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
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
行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

錄曰自西漢溺冠罵儒之俗興世傳諸侯
王或數百率多驕淫失道悖亂凶慝無所
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其所以陷溺其

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
三王所為以標準後世者具載于書此其
身端行治溫仁恭儉視彼安於鴆毒利於
危亡者何其懸絕哉史稱大雅卓爾不群
河間近之嗚呼可謂仁矣

府

八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
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
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
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
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彊崇執謙退父子

之情重違父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

袁宏論曰東海稱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錄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每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覩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于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

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明帝甚親愛之永平
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
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
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我心日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
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錄曰東平之樂善千古之美談也夫諸侯
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實之謂也

府一

九

彼以招致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
非善信充實之謂也矧作金龜玉鶴刻符
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為
善最樂者蓋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則
亦何用而不得哉

姜肱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
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
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遍往就室
肱博通五經無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甚
衆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

徵聘時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
形貌以聞肱匿於幽闇處以被韜面言感眩
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錄曰肱之篤行而若是哉詩曰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肱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善

令人者廢之乎辭也祥捷覽代者徵之乎
色也隰裒原急者釁之乎招也瓶罄壘耻
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異室兄弟同寢
不廢辭矣母慈弟愛因心著聞不徵色矣
徵聘無聞黨禍無與不釁招矣色養而終

全體浩然不痛往矣質諸孔門豈非所稱
貧而樂者哉

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凱風之
誼兄弟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

府一

十

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
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
後漸有時言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
起取酒祥疑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賜祥

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
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先是呂虔有
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虔謂祥有公輔之量特以與
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
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
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
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
字士瑋國子祭酒裁子導為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逃覽之事兄有可委

父之失愛有所為母之殘虐無所因卒能
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禎祥和氣興於後
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
晉數葉之祚也特以呂虔之事未能盡信
然亦豈非牛金之祥乎元錐膺命道實啓

府一

士

之其兆已先見矣豈非順德之所感哉

舊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
範薛王業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近古無比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
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

興慶坊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
為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詭或便幸其第賜金分
帛厚其歡賞宋王允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
政及與人交結故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
文帝有詩云西山一向高高處常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
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
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

思有起代之才堪經綸之務文帝乃絕其朝
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
神丸之効耶虞舜至聖含象傲之愆此為帝
王之軌則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
因餘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

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
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
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虛中
順應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

相孚心氣相應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之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閤可知矣夫既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之政並美於貞觀也夫何閤然之有哉

府一

十二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比齊隋唐以來皆旌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息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不

行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
道雍睦矣

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
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
可易之姓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日

也何不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強制為義而
無惻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刃
心之刃乎張公之意殆不如是也

元德秀字紫芝為人質厚少緣飾以不及親
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凡有

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及兄子長將為娶家
苦貧乃求為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
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
遣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為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

府一

三

者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不為墻垣
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
自娛尤善文辭房瑄每歎息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
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第結哭

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十年不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深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錄曰愚觀魯山之為人攸然若太虛無一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自乳其兄之子尤曠古罕所聞見要不可繼故亦不錄然晉史稱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而唐史不著魯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
義乃特述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
義也以慈養兼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
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質任自然弟晉王光

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母對近臣言晉王龍
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
及也

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

謂實始剪高也然則龍行虎步已著于日
光相盪之日而灼艾分痛又驗其太平福
德之語至於斧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悞
李燾李燾傳疑以悞胡陳二子故丘瓊山
特據正史以明其誣愚以為後世所以證
成太宗之惡者祇以後日處弟之薄故先
疑其待兄之心斃姪之情故傳致其弑君
之罪其實太祖仁孝自然縱有不肖何忍
遽至此乎此錄據理為正故因為之辯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

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克也今而得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
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吾吳中
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
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苟祖宗之意無親踈
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
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
何須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
盡以餘俸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

云

錄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之所施
自書契以來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嘗推其
所以然者其說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
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
蓋自其為秀才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此度量
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仁等為之子其
繼志述事有不能以公之心為心者乎此
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嘗給之田千

府一

五

畝不惟忌毀日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勢
豪混以債負限以徭役擾以逋負何所不
有豈能安枕高卧而饗高義乎此其風俗
之厚三也况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
退未嘗依阿取容若非遭遇至聖之主安
能始終自保以瞻族人乎此其君德之隆
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
甲是乙非或逢時縮首浩嘆或遭變甘
陸沉區區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
公私之所攸分子孫賢愚之所攸別風俗

美惡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係不但
周急之一端而已也

司馬旦弟光友愛篤至旦年將八十光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
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

居洛曰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徃省旦
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
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
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
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方

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言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錄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

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其旦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為天下

府一

共

之快覩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世之下可以觀矣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
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
蘊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
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
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
言有物而動有常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
來未有臻斯理也

錄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篤實光輝宣著

故以伯淳之至德不為徒說以正叔之至
文不為溢美譬如慶日祥雲瞻之則見其
光被四表和風甘雨沐之亦可以澤潤四
方立德立言無以踰此

四明誌

府一

十七

國朝楊文懿公兄弟由大父棲芸生三子自
懲自念自恣自懲號梅讀子即守陳官至吏
部侍郎守陞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自念號見
素子守隨官至工部尚書自恣號韋庵子守
隅官至廣西右布政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棲芸通易書
詩二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
誠確晚年進德彌篤更號思誠文懿號鏡川
弟號碧川天性孝友待諸弟怡怡相師友遠
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四明
自楊慈湖師象山黃東發師考亭皆卓然知
體立用行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而栖芸
實嗣其傳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則抱遺經
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
其持已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

少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
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
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
臣迂踈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
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數年朝廷
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
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號實錄
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及舊例群臣章疏留
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史館皆名言也
錄曰宋潛溪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

肯任吏部皆吾浙道學之儒庶幾克己自
盡者于今罕見其傳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八

府一

十八



